

心有所属

1

我嫁给了竹马，但他的心上人不是我。

大婚当晚，他扯掉我的盖头，话里忍不住的嫌弃：「怎么就娶了你？」

我一拍床板，怒道：「齐湛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当我想嫁给你吗！」

他眉毛皱得更深：「你看看你，一点也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，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，还不如我的萱萱知书达礼。」

萱萱是城里春风楼的头牌，也是众所周知的齐三公子的红颜知己，他的心上人。在我与他的新婚之夜，他就和我提起这档子事，我只觉得这婚实在是没法结了。

我站起来准备往外走，却被他一把拽进怀里，他问：「去哪儿？」

我挣脱他的手，理了理身上微皱的嫁衣，冷笑一声：「退婚。你找你的萱萱，我回我的云家，咱们从此互不相干。」

他翻了个白眼：「云初，你别搞笑了，要退婚你早不退，现在演给谁看？」

我当然知道现在不可能退婚，但不代表我就要咽下这口气。我不理会他，径直往外走，但他仗着腿长先我一步把门堵上，又扣住我的手腕让我不得动弹。

他说：「别闹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咱们都浪费多久了？」

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。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这个人前脚还跟我说他的红颜知己，后脚就要与我春宵一刻了？

不愧是你，齐三公子。纵然我从小和他一块儿长大的，对于他的无耻程度还是了解得不够深刻。

我想反手给他一巴掌，却发现他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扣住了我的手，便只能用眼神死死盯住他，恨恨地说：「你不要脸！」

对于我的斥骂他只无所谓的笑了一下，一双桃花眼中光影掠过，映照着跳动的烛火，鸦羽般的睫毛投落下一小片阴影，这副妖孽的模样若是叫城中那些少女瞧见了恐怕又要丢了魂。

可惜我早已对他免疫了，我只觉得他这副皮囊颇为可恨。

他不管我一连串的骂声，强行把我带回去丢到了床上。我被他粗暴的动作弄得有些疼，正准备接着骂人，突然意识到事情变得有点不对劲，警惕地望着他：「你要干什么？」

他又露出那种斯文败类般的笑容，慢条斯理地解开他的衣带，唇角勾出一丝微妙的弧度：「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睡觉啊。」

我突然有些慌张，往里面缩了缩身子：「你.....你不要过来啊！」

「你怕什么？」他脱下外袍坐下来，我能清晰感觉到床榻一沉，我的心情也跟着一沉。

「齐湛，我.....」我想说我还没准备好，我也不想和他那啥，但是说又说不出口。

「嗯？你什么？」他故意这么问，我吞吞吐吐了半天，最后恼羞成怒地把被子一卷，缩到了角落。好在这床足够大，我和他之间再塞一个人都绰绰有余。

而他也彻底躺了下来，往我这边靠近，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被子，他在我想要尖叫之前开口：「只有一床被子，你总得让我一半吧？」

「.....」

我极不情愿地松了手，还是与他保持着距离，却听他道：「折腾一天了不累吗？早点睡吧。」

.....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这个狗男人绝对是故意的！

我想着想着越来越生气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被他按住了身体。

「睡不着？那我们做点别的？」他眼中已有倦意，却仍要打趣我。

我不禁想骂他几句，被他用食指抵住了唇：「别说话了，快睡觉。」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：「睡不着就来我怀里。」

.....这人惯会哄骗女孩子，也不知道和几个人说过这种话。我警告他一句「别拿那套对付我」，翻了个身背对着他，总算有些困意了。

一夜无梦。

2

北城四大家族，云齐两家各占一头。其中云家历史最为悠久，是四大家族之首，但近年来略有衰败之势。而齐家则为后起之秀，短短十几年间已在云城站稳脚跟，甚至隐隐有与云家分庭抗礼之势。

云家与齐家从前关系一般，真正要说亲近的也只有我这一辈，而且是在两家的刻意培养之下。

我和齐湛的孽缘也是这样开始的。

我想我爹安排我和他一起上学多半是为了让我们提前培养感情，但结果显然不如人意。虽说他受了嘱托要多关照我一二，但我与他的交情只停留在我帮他抄抄书，而他在我开小差被夫子点到的时候提醒我两句。

呃，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大概就是，狐朋狗友。

齐湛招蜂引蝶的本事从小便十分出色，学堂里的女孩子们年纪轻轻便知道向他递情书和送东西。而他总喜欢时不时到我面前

炫耀一番，顺便将那些他不爱吃的甜点和用不上的香囊一股脑丢给我。

我实在受不了他那副来者不拒的花心模样，忍不住质问他：「你既然不喜欢人家，还收人家的东西干嘛？」

他摇了摇手中折扇，叹息道：「我怎么舍得让美人伤心呢？」

我对此无可奈何，不过沾他的光，我常常能吃上城东那家永远排着长队的板栗酥，生活倒也挺滋润。

单是从这个角度讲，齐湛还勉强算是个合格的竹马，但绝不是一个好的成亲对象。

然而，年幼无知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将要成为我的另一半。事实上，但凡我稍微有一点关于这方面的猜想，我也不会把齐湛带进春风楼。

是的，我亲自为我的未来夫君和他的小情人相遇铺好了路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段往事，不然这简直是一个能笑掉大牙的笑话。

那天下午，风和日丽，正适合逃课。

我胡乱寻了个借口溜出去，乔装打扮了一番，在大街上乱逛，不料看见了齐湛。

哟，好巧，这兄弟也逃课呢？

我准备上去和他打个招呼，却见他脚步匆忙，拐进了一条小巷。

我下意识跟了上去，跟着他转了几个弯，最后停在了一座造型别致的楼前，楼上牌匾写着三个大字——「春风楼」。

他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，便有姑娘上来招呼他：「小公子，进来玩儿么？」

他侧身避开了姑娘贴上来的身子，故作淡定地说：「我来找个人。」

姑娘脸色变得不好，不冷不热道：「咱们这儿可不是找人的地方，小公子还是回去和乳娘玩儿吧。」

彼时齐湛虽然颇受女孩子的欢迎，但在那些风尘女子的眼里他也不过是个眉目清秀的小少年，而非今日的风流公子。若是换了今日，春风楼里的姑娘就算倒贴恐怕也愿意，可惜，那时他只能站在门口被人讽刺乳臭未干。

我在后面听了个清楚，想着齐湛平时对我也还算不错，我怎么能让他就这么被风尘女子取笑。恰好我也是男装扮相，正方便行事，于是挺身而出，上前道：「怎么，来找个人都不行？」

那姑娘看见我，脸上立马笑意盈盈，用甜腻的嗓音道：「楚小公子怎么有空来了？快里边儿请！」

我拉着齐湛道：「他是我朋友，总能进去吧？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姑娘连忙将我二人请了进去。齐湛落后我一步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落在我身上探究的目光。

直到我们进了包厢，他都未发一言，好像要来的不是他而是我一样。春风楼的红姨听说我来了，特意亲自来招待我，问我要点些什么。

我看向齐湛，给他递了个眼神：「不是你要来找人的吗？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别扭地开口：「我想.....看看你们这儿最新的姑娘。」

他说话时神情显得有些不自在，后来我回忆起来，发现这大概是齐湛少有的感到尴尬的时刻，毕竟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有本事让别人比他还尴尬。

红姨倒没觉得有什么，笑着应下来便去叫人了，留下我与她大眼瞪小眼。

3

最终还是我打破了沉闷的空气，问道：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」

他正端起杯子喝茶，闻言突然呛出一连串的咳嗽声，半天才缓过来，一双桃花眼里波光闪动。

我瞧着他的模样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还是好心的说：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我又不会告发你。」

齐湛抿了抿唇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说：「你经常来这里。」

我倒没什么不能说的，解释道：「这不是我二哥带我来的嘛。」

我二哥云溪，那是城中顶顶有名的风流人物，虽然他已经进京做官去了，但北城仍然流传着他的事迹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如果不是他的离开，北城第一公子的名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落在齐湛头上。

而作为云溪的妹妹，我从小就被他带着见识过不少东西，美其名曰带我长见识，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他被我爹骂的时候多一个劝架的。

春风楼我来的次数不少，二哥每次都出手阔绰，是以我们被奉为座上宾。不过我们每次也只是找几个姑娘让她们弹曲子或跳个舞，这样不费力又赚钱的事情不多，所以楼里的姑娘都很喜欢我们。

齐湛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就算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这种地方也少来为妙。」

「齐湛你会不会说话？不是你想进来，我帮了你？」我按下突突乱跳的太阳穴，忍了又忍。

我算是明白了，他所谓的温柔君子做派全是用来糊弄那些女孩子的，而在我面前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

他于是闭上了嘴，不再多言。

不一会儿，红姨带着一群姑娘来了，都是新面孔，环肥燕瘦各有千秋，一时间屋里十分热闹。

齐湛扫了几眼，随手点了几个人出来，叫其他人都退了下去。

我不知道他要找谁，不过他挑出来的都是容色不俗的美人。我有理由怀疑他之前是在找借口，他其实只是想进来尝个新鲜。

但其中一个姑娘，他特意问了名字，对方小声回答「萱萱」。

几个姑娘虽然是新人，但都很知分寸，陪着我们玩了一阵子。最后，齐湛突然指着萱萱，语出惊人地问我：「我能不能包下她？」

我满脸问号。不是吧，这才第一次来，他就准备包人了？还有，这姑娘看着比我年纪都小，这是怎么下得了手的啊？

我痛心疾首地看着他，准备和他好好说说这种禽兽行为是不可取的，他却直接打断我：「云初，你帮我这个忙，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。你若是不肯，那我只有告诉你爹，你把我带进春风楼了。」

「.....」我所有的话都咽回了嘴里，化成一句「齐湛，算你狠！」

我觉得，我和齐湛之间那点微薄的友谊还能维系下去，全是我人美心善不计小节的缘故。

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竟然不计小节到亲自为我的未来夫君和他心上人牵线搭桥的地步，每每想到这一点，我都感到十分绝望。

4

扯远了，回到我和齐湛的新婚生活上来。

第二天早上本该是敬茶的环节，可待我起来的时候却已误了时辰。我在家里是随意惯了的，但这也不代表我嫁过来第一天就能厚着脸皮睡到日上三竿。

我慌乱地收拾好自己时，齐湛正好走了进来，我生气地问：「你怎么不叫我？」

齐湛扯了扯嘴角：「叫了，你不仅不起，还把我踹下去了。」

「.....」我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「不可能，你又在胡说八道.....」

诚然我是有一些起床气，倒也不至于如此过分。不过我的话里多少有一些心虚。

他嗤笑一声：「我有必要编这些话骗你？云初，我连你睡觉打呼噜都知道。」

我忍无可忍道：「我才不打呼噜！你给我滚蛋！」

折腾了半天，我终于说服自己心平气和地挽上齐湛的手，在齐家长辈面前和他扮一对恩爱夫妻。

齐夫人面容十分和蔼，对我笑着说：「你别害怕，齐家没有那么多规矩。湛儿说你昨天晚上累着了，才多睡了一会儿，是不是他不知分寸了？」

我刚恢复的脸色又变得通红，故作羞涩地笑了一下，顺便不动声色地给了齐湛一个眼刀。他又胡说了什么？

齐夫人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接着说：「我知道你与湛儿是从小的情谊，旁人怎样也比不过的，这样也好，虽然我不着急，但也想早点抱一个大胖孙子……」

前半段我还在琢磨「旁人」是谁，听到后半段我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，头皮发麻，恨不得直接逃离现场。

都怪齐湛！我麻木地听着齐夫人的殷殷期许，右手在宽大衣袖的遮掩下拧了齐湛的后腰一把。

他眉毛都没动一下，顺势揽住了我的腰，笑着说：「娘，您再说下去，初初要害羞得不理我了。」

齐夫人被他打断，笑骂了他一句，好在没有继续之前的话题，往我手上套了个成色极佳的玉镯，又嘱托几句后总算放我们离开了。

一出门，我马上挣脱了齐湛的手。我还不习惯这样的亲近，而他收回手揉了揉腰，夸张地「嘶」了一声，控诉道：「云初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牺牲自己的清白给你打掩护，你还这样对我！」

我没好气道：「谁要你牺牲清白？还不是你在那儿乱说，让齐夫人……娘都误会了。」

他连连摇头叹气道：「云初，如果不是我，谁还忍得了你这个脾气娶你？」

他要是这么说，那我可听不下去了：「不好意思，本小姐的追求者从城东排到城西，本来哪里轮的上你？」

这可不是我在吹牛，身为云家独女，我就算脾气再差也照样有人赶着送上门来，更何况除了齐湛，实在没有人能再让我一次又一次这么恼火。

他停顿了一会儿，像是找不出话来反驳我，半晌伸出手指弹了下我的额头，说：「那祸害我一个就够了，别惦记着别人了。」

说话就说话，干嘛动手呀，是不是为了报复我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揉了揉额头。

呜，好痛。

5

之后的几天里，齐夫人派了管家带我熟悉齐家的一切，包括我作为少夫人所具有的权力。

齐家不比云家处处展现出的华贵与繁复，而是在简约中透露出秩序与严谨。齐家上下管理十分严明，那日齐夫人说齐家没有那么多规矩，事实上应该是齐湛没有那么多规矩。

如果齐湛不是他爹的老来得子，恐怕也不会被宠成这个性子。但虽然他有时不太靠谱，我也不得不承认他被齐夫人教养的极好，不然也不会是让北城少女魂牵梦萦的齐三公子。

而他唯一做过的荒唐事，大概就是在春风楼找了萱萱，不过这也完全可以成为他风流史上一丝无伤大雅的点缀。

同时我也了解到，齐湛很有钱，是那种可以让他下半辈子接着无所事事但也能锦衣玉食的有钱。

我合上手中账本，默默地想，只要齐湛别太过分，安心做个齐少夫人似乎也不错。

这一天我闲来无事，在院子里转悠，碰巧走到了一处阁楼，似乎是齐湛的私库。

齐湛明面上的资产我都过目了一遍，这私库倒是没见过，便心血来潮地准备去看看。不料走到门口，看门的丫头将我拦下，冷冰冰地说：「没有公子的允许不得入内。」

我挑眉，不置可否。看不看里面的东西倒无所谓，主要是这丫头的态度让我心里不太舒服。

我看似不在意地离开，转头就去找了齐湛。齐湛在书房练字，听完以后一副「就你事多」的表情，把腰间玉佩递给我，又问：「你看什么看，还怕我养不起你？」

他瞎扯，我也跟着瞎扯：「我是看你的东西养不养的起小情人。」说完不看变黑的脸色就溜了。

等我重新回到阁楼给那丫头看了玉佩，她的表情变得更加难看，不情愿地给我开了门。

这座阁楼分为三层，内里颇有乾坤。我沿着木制楼梯拾阶而上，看到了不少奇珍异宝，譬如去年北城拍卖会上出现的紫玉翡翠如意，起拍价已经是个天文数字，我爹原本要送给我做生日礼物，后来被我用「为一块破石头花那么多钱太傻」劝住了。

没想到，傻子原来是齐湛。

转过摆满古籍的书架，我瞥见角落里摆着的一盏花灯，它粗糙的制作与这一室珍宝的气氛十分不符。

我走近了一些，瞧着这东西似乎有点眼熟，忽然脑海中有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将它拿起来一看，果然在底端发现了一个「云」字。

这，不是我当年随手做的花灯么？

当初我在花灯节上凑热闹，学着做了一个花灯，刚做好时觉得我自己简直是心灵手巧的仙女，后来越看越丑，一度想把它直接扔了。

但在扔掉它之前，我在街上遇到了齐湛。他刚拒绝完一个想送他花灯的姑娘，正好空着手，我干脆过去把我的花灯塞进他手里，只留下一句「送你了」，也没给他拒绝的机会就走了。

我想的是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是我亲手做的，最多嫌丑丢了，那也比我自己丢了要好。没有想到，今天却在这里看见了这盏灯。

齐湛为什么会留下这盏灯？

我的心情有点复杂，从阁楼里出来的时候还有些心不在焉。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问问齐湛，却听到有人叫住了我：「少夫人留步！」

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到之前那个看门的丫头。她咬着唇，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下定决心，说：「少夫人，你知不知道公子根本不喜欢你？」

6

我的思绪终于从花灯上被拉了回来，视线落在她身上，发现这丫头看着有些眼熟。我想了想，问：「你叫白露？」

她默认了，于是我回忆起来，她似乎是齐湛的贴身侍女，我之前看她不太顺眼，就把她调走了。

除了面对齐湛，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个好脾气的人，所以我颇有耐心地示意她接着往下说，看她能说出个什么名堂来。

「公子这般龙章凤姿，岂是寻常女子所能相配？即便要娶，也该娶他心上之人。若非云家仗着财势，公子也不会娶少夫人……」

哦，是说我不配？我被气笑了，决定收回之前说当齐少夫人还不错的话。外头有个萱萱就算了，连家里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丫头也敢说我不配，我长这么大可没受过这种委屈。

我磨了磨牙，冷眼看着她扮演忠心护主的侍女，等她说完后问：「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和我说这些？」

她往我跟前一跪，身子挺得笔直，仿佛一朵宁折不屈的莲花：「奴婢在公子身边侍奉了十余年，再了解公子不过。公子不愿违背夫人的意愿，才为了齐家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可少夫人应当知道，公子不喜欢你，你又何必纠缠于他？」

我情真意切地笑了起来，说我纠缠齐湛，那真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话。我走近了一些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温柔地说：「白露是吧？你既然在阿湛身边侍奉了十余年，怎么会到这儿来看门了呢？」

她的身子一僵，半天才找到借口，也像是在给自己解释：「那是因为公子信任我……」

我笑得更深：「错了，是我把你从阿湛身边调走的。可惜阿湛根本没有问过，好像完全不知道你的存在呢。」

我这个人喜欢杀人诛心，捏着她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来，一字一句道：「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是因为云家才嫁进来的，但我姓云，那就足够了。他不喜欢我，难道还喜欢你？」

她的瞳孔微缩，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，却突然眼神一亮。我隐约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妙，随即果然听她惊喜地唤了一声「公

子」。

余光里瞥见那道月白色的身影，这下换我僵住了身子。

7

齐湛怎么来了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我刚放下狠话的时候过来，是专门过来打我的脸的吗？

我面上故作镇定，实则慌的一批，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，轻咳几声掩饰内心的慌乱。

白露想必天生是块唱戏的好料子，眼眶说红就红，泫然欲泣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做出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，把我衬成了欺负弱女子的恶霸。

我站在一旁看着，摸着手腕上的玉镯，心想齐湛要是敢替她说话，他就完了。

齐湛走过来，略过她直接走到我身边，拉住我的手，皱眉道：「手这么凉，还站在这里吹冷风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不是，这就演的有点过了吧？

我有点忍不住身上的鸡皮疙瘩，差点想把他的手直接甩开，不过好在我还记得旁边还跪着一朵小白莲，只得忽略手心温热的触感，淡淡道：「这不是你的贴身侍女，让我不要纠缠你么？」

齐湛看向地上跪着的白露，对方因为他刚刚的举动脸色变得有些苍白，神情委屈：「公子，奴婢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就被少夫人调来这里做苦活，奴婢只是想留在公子身边而已.....」

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却显得淡漠而疏离：「白露？你在我身边是待的有些久了，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。」

「公子，奴婢不想嫁人！奴婢只想伺候公子.....」她终于有些害怕了，止不住地哀求着，一双眸子湿漉漉的。

齐湛不再看她，勾起唇角道：「你知道吗，她有一句话说对了——我不喜欢她，难道还喜欢你？」

他听见了？！

此时此刻我的内心飘过一串崩溃的「啊啊啊啊为什么他听见了！他听见了多少？我完了.....」

我悲伤地想，为什么我总是在这种事情上翻车，还被齐湛撞上，就不能让我在他面前保留一点颜面吗？

我的脑子在这样的场面下几乎停止了思考，等我回过神来，白露已经在哭哭啼啼中被人带了下去，只剩下齐湛和我两个人。

我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面对齐湛，转身欲走，被他拉了回来，他似笑非笑道：「怎么，利用完我就要跑？刚刚是谁一口一个阿湛，叫的那么亲热？」

我的脸烧了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：「还不是你！连你的丫头都要骑到我头上了，还有脸说！」

他挑眉，做了个无辜的表情：「你方才说了，我都不知道她的存在，怎么能怪我呢？」

「.....」和这种无耻之徒说话，完全就是在自找苦吃。

我不想理他了，正想着他要是再不放我走我就踹他一脚，却听他说：「不会有下次了。」

我终于挣开他的手，小声嘀咕道：「谁知道呢，说不定下次就是那个萱萱.....」

我往回走，而他没有听清，几步跟上我，问：「什么？」

「.....没什么。」

他见状也不再追问，而是另起了一个话题：「那你.....都看了些什么？」

被他这么一问，我才想起来之前那盏花灯的事情，但现在我突然又不想问了，便答道：「看到你是个人傻钱多的笨蛋。」

说到这儿，我把玉佩拿出来递给他：「喏，还给你。」

他没有接，而是说：「你收着吧，以后那些都归你。」

又来了，当我是那些好哄的小姑娘么？

我摩挲着玉佩的纹路，嘿嘿一笑：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下啦。」

嗯，有钱不收是傻子，我才不傻。

8

齐湛以我的名义包下了萱萱，而我的身份则是云溪公子的一个姓楚的朋友。

我虽然知道齐湛应该不会那么禽兽，但还是私下去见了萱萱，问她有没有受委屈。

萱萱是个十分柔弱的姑娘，又很内向羞涩，见到我会小声叫我「云初姐姐」。我看着她那张纯真的脸，忽然意识到齐湛大概是在保护她吧。

也正因如此，即使我有所不满也仅仅是对于齐湛，我总觉得发脾气到这姑娘身上都是伤及无辜了。毕竟她也没有什么错。

这样过了约莫两三年光景，齐湛忽然就公开去见了萱萱，于是全城的人都知道齐湛在春风楼有一位红颜知己。

那时我尚不知我会嫁给他，对于这个消息无动于衷，只有我爹回到家里时怒气冲冲地拉着我的手骂道：「齐家那小子实在荒唐！」

我虽然颇为赞同，但考虑到这件荒唐的事里还有我的一份子，只得选择沉默。

我和齐湛的婚事定得猝不及防。

我正在后院喝茶的时候，听到齐家派人来送庚贴，手中杯子「啪」的一声掉落碎了一地，一时竟然不知道要成亲的人是我。

我缓了许久，组织好语言后才去我爹理论，我难以相信一向宠爱我的爹娘居然如此草率地定下了我的婚事，对象还是齐湛。

但听我爹的意思，这个事一点儿也不草率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「齐家小子虽然配不上我的宝贝女儿，但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，还与你有青梅竹马之情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对象了。」

我试图反驳，可连庚贴都换了，代表这件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我心里隐约知道这件事关乎家族利益，可我不愿意深想，我不想认为爹娘会为了金钱利益而牺牲我的终身大事。

我一连几天都情绪十分低落，直到我走在街上差点被马车撞到时，被齐湛拉进了怀里。他把我堵在墙角，意味不明地问：「就这么不想嫁给我？」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被当成工具的感觉，话到嘴边又别过头去哼了一声说：「是呀，才不想嫁给你。」

他啧了一声，眸色变得幽深，勾勒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：「不想嫁给我，那你想嫁给谁？」

「反正不是你。」我双手抵着他的胸膛想将他推开，但他纹丝不动，低笑了一声：「云初，既然改变不了结局，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一下自己，比如，试着喜欢我？」

「.....齐湛，你怎么了？」我忧心忡忡地看着他，伸手去摸他的额头看他有没有发烧。没发烧，怎么尽说一些糊涂话呢？

他捉住我的手腕，蓦然冷笑着说：「云初，你真行！」

我抽回手，揉了揉手腕：「干嘛，我不是关心你吗？」

「不需要你关心。」

我也生气了，说：「好啊，那你去找萱萱好了。」

他便真的走了，我们不欢而散。

就这样，我嫁给了我的竹马，但他的心上人不是我。

9

真正嫁给齐湛以后，除了要和他表演相敬如宾的戏码，我的生活貌似也和从前没什么不同。

倒是齐湛似乎不比从前的游手好闲，开始熟悉齐家的产业，常常忙到很晚才回来。这样倒也免去了许多尴尬，只是他携带着更深露重的寒气回到榻上拥住我的时候，让我感觉不太舒服。

正当我整日闲得发慌时，云溪来信说他要回来了。

这真是个好消息，我成亲的时候他都没来得及赶回来，这次看我不狠狠敲他一笔贺礼。

云溪十分上道，先送了一套京城金玉楼定制的首饰过来，才约我出去见面。

我去见他之前特意戴上了他送的首饰，被齐湛看见了，问：「打扮的这么花里胡哨，去见谁？」

我对着镜子最后打量了自己一眼，解释了一句：「我哥回来了。」顿了顿没忍住又道：「我又不是你，还能出去见小情人。」

他脸色不好，将我转过来对着他的眼，说：「你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去见别人了？」

我知道他最近忙的很，估计也没这个空，但还是信口开河：「那我哪儿知道，反正你找得到机会。」

他似乎被我气笑了，放开我说：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」

齐湛也好意思和我提谁的良心会痛？我懒得回他，直接出门了。

云溪在城里最大的酒楼定了一席，按理说应当是我为他接风洗尘，不过毕竟他没回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说起来还是他亏欠我更多一些。

我进了酒楼的隔间时，发现座上除了云溪还有一人，那人见了我温柔一笑：「好久不见，初初。」

我愣了愣才道：「子陵哥哥？」

云溪拍了一下楚子陵的肩，笑骂道：「你们俩在这儿兄妹相认呢？到底是我妹妹还是你妹妹？」

楚子陵哈哈笑起来：「你这么小气干嘛，初初也是我妹妹。」

楚子陵是云溪的好友，比起我和齐湛的虚假友谊，他更像邻家的大哥哥对我多有照拂，不过后来他就和云溪一块儿进京去了。没想到这次他也回来了。

能见到他，我自然也十分高兴。我们三人一起聊了许久，云溪感叹地说记忆中我还是个小丫头，现在都已经嫁人了。我便笑着问，连我都嫁人了怎么他还是一个人，不会是有龙阳之好吧，结果被他敲了一下头说我没大没小。

待酒足饭饱之时，天色已晚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云溪本来要送我，不料临时有事，便让楚子陵代劳。我也没觉得有什么，毕竟楚子陵一向是个体贴的哥哥，也不会嫌我麻烦。

我们一起往回走的路上，时不时聊几句天，他给我分享了一些京城的事情，都十分新奇有趣。

快到齐家时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：「初初，嫁给齐湛，你开心吗？」

我被他这突然的一问给问住了，迟疑了一下，说：「还.....好吧？他对我挺好的。」

平心而论，嫁给齐湛也还不错，我依然很自由清闲，也暂时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找到我面前。大概，只要我不奢求感情

上的事，其余的都很好满足。

「那就好，我之前听说你匆忙地嫁了人，还很担心你过得好不好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谢谢子陵哥哥关心我，我过得挺好的。」

在我话音落下的时候，四周气氛一静。我看见齐湛站在齐家门口，灯火让他脸上落下一片阴影，使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见他寒声道：「初初过得如何，就不劳烦外人操心了。」

10

气氛变得有些僵硬。

我正要开口打圆场时，楚子陵先笑了一声：「我倒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是外人了。」

他温声道：「初初算是我妹妹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不愿见她受什么委屈，才多关心几句。」

他顿了顿，忽又话锋一转：「素闻齐三公子风流俊逸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，难怪红颜知己众多。」

楚子陵一番话绵里藏针，而齐湛脸色阴沉如墨，语气冷得几乎结冰：「初初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怎么会让她受委屈。但楚公子要关心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，恐怕不妥吧？」

眼看着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，我连忙几步走到齐湛身边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袖，又说：「子陵哥哥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

也早点回去吧。」

齐湛反手将我的手指握在掌心，缓慢开口：「楚公子，慢走不送。」

楚子陵并不生气，露出温和的笑意，对我告别：「初初，有缘再见。」

齐湛不等我回应就把我拉进了齐家，实在过分无礼。

我碍于在楚子陵面前不便说什么，等进了院子才忍不住道：「齐湛，你又发什么疯？」

齐湛又是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「子陵哥哥？怪不得这么精心打扮，果然是见你的好哥哥去了。」

「你有毛病吧？我本来就是去见我二哥的，但子陵哥哥也是我兄长，他关心一下我又怎么了？」

我被他的语气刺得十分恼火，也开始口不择言：「我当子陵哥哥是兄长，那你呢？你也把萱萱当成妹妹吗？齐湛，你也有资格说我？」

齐湛听我提到萱萱，漆黑的瞳孔里突然燃起一簇火焰，像要将人灼烧至灰烬：「云初，你真的在意，萱萱对于我的身份吗？」

他一步步逼近我，捏住我的下巴使我直视他的眼睛，说：「云初，这么多年，但凡你问一句关于萱萱的身份，我都会告诉你真相，可是你根本就不在乎。」

「云初，你有心吗？你心里哪怕有一点在意过我吗？」

他的话仿佛突然变成了我听不懂的语言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着，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

我僵硬地看着他的脸逐渐靠近，温热的气息与我的呼吸交织，最终唇上传来冰凉的触感。

他的舌撬开我的牙关，像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，攫取我口中每一缕气息。

我像一条因缺水而感到窒息的鱼，在岸上无力挣扎，却是徒劳，又像漂浮在海上的人即将溺水而亡。

我觉得齐湛真的疯了。

良久，我终于推开他，微微喘着气，耳朵红得快要滴血。

我的脑子乱成了一团浆糊，而齐湛也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，将我打横抱起，带回了房间。

我下意识环住他的脖子，突然感到有些害怕，说：「齐湛，你.....你放我下来，我们好好说话行吗？」

他确实将我放下来了，却放在了床上。他的声音微哑：「云初，这是你自找的。」

这一夜过于漫长了一些。

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，连骂他禽兽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口咬在他的肩头泄恨，留下了一个齿印，但在他眼里估计只是挠痒痒而已。

我昏昏沉沉之间想，这确实是我自找的，我究竟为什么要招惹他呀.....

隔日清晨，我从一个喘不上气的梦中惊醒，发现齐湛温热的唇正在我的唇上厮磨，舌尖轻轻舔舐了一下后才离开，嗓音慵懒：「醒了？」

我脑海中冒出一连串不合时宜的画面，脸色绯红，将他推远了一些，又把头埋进了被子里。

他长臂一伸把我拉回他的怀里，贴着我的耳朵说：「云初，你不会睡过了就翻脸不认人了吧？」

「.....」我发现我实在做不到像他一样厚颜无耻，闷声道：「我们还在吵架呢。」

他在我耳边低声笑了笑：「对，我还没有原谅你这个没良心的。」

「什么呀.....」我想起之前的事，又有些生气了，用手肘撞了他一下：「齐湛，你真是不讲道理。你和.....那个谁的事情，我又有什么立场过问，还能怪我吗？」

经过昨晚，我都不敢提起萱萱的名字了，深怕又戳到齐湛的哪根神经。

好在他目前心情还算正常，说：「就算从前没有，现在你是我夫人了，难道还没有吗？」

.....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丈夫要求自己的妻子查岗的。

我不是没有想过问他这件事，但又觉得没什么必要。

一方面是我亲自带他去见的萱萱，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了解的很清楚，至于其中的隐情当初他没有说，我又何必去问。

另一方面，我对齐湛，从前并没有关于感情上的想法，他爱找哪个姑娘，与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而成亲之后，我也下意识的避免往这件事上想。

所以他现在觉得我不够重视他吗？

我用余光悄悄瞥了他一眼，妥协道：「好吧，那你就和我说说萱萱的事。」

「你真想听？」

「.....爱说不说，还有完没完了？」

我不耐烦了，齐湛将我搂紧了一些，使我能感觉到他胸腔微微的震动：「那你靠近一点，我给你说.....」

12

「萱萱是我妹妹。」

「.....」

要不是他的语气显得很正经，我简直怀疑他在讽刺我之前的话。

我翻了个身正对着他，认真道：「齐湛，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没必要编个妹妹出来。」

「不是编的。」他也认真起来，说：「你看，你一点都不相信我。」

.....那是因为他在我面前胡编乱造的时候太多了。

但我没有力气和他再吵一架了，于是闭上眼听他解释。

萱萱确实是他妹妹，不过只是他堂妹。她是齐二老爷，也就是齐湛二叔的私生女。

齐湛说她比我还知书达礼倒也有理由，毕竟她前十几年的人生都是按齐家小姐的标准来培养的。我从前没有怎么见过她，是因为她自小体弱多病，不常出门的缘故。

那一年萱萱的身份暴露，齐二夫人震怒之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她的存在，最后将她赶出了齐家，对外只称病逝。

齐湛与他二叔一家算不得多亲近，但也见过这个妹妹几面，听到消息时感到蹊跷，便私下调查了一番，最终打听到她的下落，才去了春风楼。

他去的时候晚了一步，萱萱已经和春风楼签了卖身契，只好用齐三公子的身份保她安全，也好隐藏她真实的身份。

我听到这里沉默了一阵，问：「那你怎么不把她赎出来？」

「她不愿意。她说在春风楼的时候她可以只做萱萱，而不会想起她还是齐家的私生女。」

我干巴巴地「哦」了一声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
齐湛将脸凑近了一些，说：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懂了吗？」

「懂了.....」

「懂了什么？」

「她只是你妹妹。」

「还有呢？」

「还能有什么.....」

我别开脸不去看他，他哼笑了一声，有些咬牙切齿道：「云初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」

「谁傻了.....」我隐约知道他的意思，没好气道：「齐湛，成亲的第一天晚上你就说不想娶我，你要我怎么懂？」

「那还不是你把我气坏了？」

「我.....」我把脸转回来，刚好擦过他的唇，他得寸进尺地亲了一下，说：「那些都是气话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。」

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从听到他的解释开始，就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，占据了整个心房。

我的声音很轻：「如果我不知道呢？我想听你说。」

半晌，我听见他无可奈何道：「我想娶的人，一直都是你。」

真正听到他说出这句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罐蜂蜜，从心尖上渗出甜意。

我喃喃道：「为什么.....」

为什么齐湛想娶的人是我？这个从一开始就被我，也被他自己否决掉了的可能，竟然才是真相，我实在想不明白。

我知道齐湛对我很好，可那也只是因为我是云家的女儿。他不得不照顾我，也不得不娶我，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会是相同的结局。

仿佛听见了我的心声，齐湛叹了一口气：「因为我喜欢你啊，云初。」

他的话像一束烟花在我耳边炸开，照亮了我一直避而不谈的、刻意忽视的一切。

我曾经将那些好感归于错觉，归于利益交换之下的梦幻泡影，但当我听见他这样说时，我发现没有办法让我的心跳显得那么

平静，我对于萱萱那一点莫名其妙的介意似乎也找到了原因。

我眨了眨眼，在如雷的心跳声中说：「原来是这样啊。」

我看上去过于冷淡的反应，让齐湛的脸色又有沉下来的趋势。

我看着他眼角眉梢染上的冷意，忽然笑了起来：「阿湛哥哥原来喜欢我呀。」

他的呼吸微窒，眼神变幻莫测，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：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我本想开个玩笑，见状闭上了嘴不敢再说，但齐湛大有今天我不叫就不放我下床之势，逼着我不得不忍着羞耻感又叫了他几遍。

最后他说：「以后不准这么叫别人了。」

我准备反驳他，又听他道：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你那两个亲哥。」

啧，我怎么觉得他管得越发的宽了。

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再和他吵起来。

13

齐湛所说的喜欢，总让我觉得那么不真实，但又能在某些地方不经意地察觉到。

我喜欢喝桃花酒，他院中便恰有一棵桃树。我对他提起酿酒一事，他说：「你若要喝，那树下埋着有。」

「有这么好的事？」

「本来就是给你的。」

「哦。」

我故作淡定，却怎样也压不住上扬的嘴角，半晌又忍不住开口：「你怎么知道我能有机会喝到？是不是早就对我有所企图？」

他挑眉：「是又如何？我还没有找你算算你一直跟我装傻的账。」

「我没有！你别动手动脚的……」

我逐渐意识到，从前我和他吵架还能占上风，现在说不到三句就要拐到不可描述的话题上还要被他占便宜，这么一想好像还是我亏了。

某天，我终于想起来那盏花灯的事情，去阁楼里再看时，却发现它不见了。

我试探地问齐湛：「上次我去那个阁楼里看见了一盏花灯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」

他面色不变：「哪儿有花灯，你记错了吧。」

我狐疑地盯着他：「你怎么能扔我的东西？」

「没扔.....」他说到一半戛然而止，再也不肯继续。

齐湛吃软不吃硬，于是我柔柔一笑：「阿湛哥哥藏我的花灯做什么？又不是见不得人。」

「.....云初，你正常一点！」

我看见他微微泛红的耳垂，差点没绷住笑出声来。原来他也会害羞的时候？

我继续捏着嗓子道：「我知道阿湛哥哥早就喜欢我，还有什么好掩饰的？」

最后齐湛忍无可忍地堵上了我的嘴，半天才将我放开。

他说：「云初，那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。」

我的气焰立马就消了下去。

齐湛不缺钱，更不缺给他送礼的人。每年他的生辰云家都会备礼，再由我送去，所以我自己并没有给他准备过礼物。其余的时候，也更加没有送礼的理由。

我没有想过他会在意这个，沉默了一阵子，说：「那以后，我补偿一下你吧。」

他抱住了我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「没关系，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」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留下那盏花灯还有别的原因。

花灯节有不成文的约定，若接受了异性的花灯，也就是接受了对方的心意。

那时我不懂规矩随性而为，却让齐湛忐忑纠结了一整个晚上，直到第二天他看见我如常的神色，才意识到是他自作多情了。

他气恼之下还不能对我发脾气，只得把花灯锁进了阁楼，却没有料到会被我看见。

「所以这就是你大婚之夜耍我的原因？」

「当然不是，那只是因为我害怕你不愿意……」

他没有说完，我扯了扯嘴角：「那你后来怎么就不怕了？」

他回答道：「让我害怕的是你，让我失控的也是你。」

「……好吧，那我勉强原谅你了。」

14

云溪和楚子陵要回京，我去送行。

齐湛原本要和我一起去，我想起上次不愉快的见面，连哄带骗地劝了半天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我孤身前往长亭，云溪倒很惊讶：「齐湛那小子也不陪着你？」

楚子陵知道其中缘由，稍带歉意地说：「初初，那天我没有让你为难吧？」

「没事，是我不让他跟来的。」我笑了一下说：「子陵哥哥，其实还应该谢谢你。」

楚子陵的目光闪动，随即了然道：「你们能和睦相处就好，初初，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幸福。」

「我会的，和他在一起已经很幸福了。」

云溪听了半天，打断我们：「你们俩又瞒着我什么事了？臭丫头，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」

我哈哈一笑，抱住云溪撒了个娇：「二哥，我会想你的。」

他嫌弃地将我推开：「别，怪肉麻的。」

「哇，你还嫌弃我？」

我和云溪拌了一阵嘴，最终还是到了离别之时。马车辘辘驶向回京的方向，渐渐缩小为一个看不见的点。

「还看什么看？连人影都看不见了。」

齐湛忽然出现在我身边，吓了我一跳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，不是说了让你不要来吗？」

「那我还说了让你别叫他哥哥呢，你听了吗？」

我气结：「你偷听我们讲话？」

他理直气壮：「我还看见你抱别的男人了！」

「那是我亲哥！」

「那也是别的男人，我不管。」

我最终还是说不过他，恼怒地坐上马车准备回去，他跟了上来。

「云初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到京城做官吗？」

「因为你考不上呗。」

「开玩笑，本公子这么才华横溢，区区科举还能难倒我？」

「.....齐湛，你要点脸吧。」

「我没有去，是因为想留下来娶你。」

「你可拉倒吧，谁信呀.....」

天边的朝霞染了漫天绯红，正如我此刻的脸色。

这条路很短，再转一个弯就可以到家；这条路又很长，我想我会用余生，和他一起走过所有人间繁华。

正文完

番外一

1

今天，我爹带我认识了一个小丫头。

他说，云家的这个小姑娘比你年纪小，你多照顾她一些。

我心想，比我年纪小的多了去了，我照顾得过来么？

不过嘛，看她可爱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

这个小姑娘见了我，凑上来露出一个甜甜的笑：「哥哥，你真好看！」

我愣了一下，耳根微微发红。

我从未见过如此不知礼节的姑娘。

认识的久了，我才知道这姑娘不仅不知礼节，还很离经叛道。不完成功课，当着夫子的面睡觉，还时常用稀奇古怪的理由请假，真是叫人头疼。

虽然在这个事上，我和她只能算半斤八两，但我和她又不太一样：我比她聪明。

每次她不会做课时，都只能眨巴着眼睛望着我，用可怜的语气道：「阿湛哥哥，你帮帮我吧～」

求人就求人，撒娇干什么，真是过分……可爱。

不过再往后她就没那么可爱了，只会对着我大呼小叫：「齐湛，昨天夫子让我们背什么来着？」

「反正你也背不住。」

「你什么意思？本小姐记性可好了！」

「.....我是说，到时候我提醒你好了。」

「那还差不多。」

唔，我还是喜欢当初的那个小姑娘一点。

2

二叔家的那个妹妹不是二婶亲生的。

那个妹妹我见过几面，很柔弱的模样，会用一双杏眼怯生生望着我叫我「哥哥」。

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无法坐视不理，没想到最后查到了春风楼上。

我并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云初看上去倒是格外熟悉。

一个女孩子跑到这种地方来，真是.....

我有点莫名生气，但毕竟她帮了我，我还是暂时不和她吵架了。

这个消息没能瞒过我爹，但他只字不提，只问：「今天和云家的小丫头相处得如何？」

我如实回答：「一般。」

他又问：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」

「什么怎么样？」

他开玩笑般道：「给你当媳妇儿怎么样？」

「……」怎么会突然说到这个。

我镇定地回答：「也就勉强吧。」

她呢，脾气不好，长的还将就，勉强配得上我吧。

我爹拍了我的脑袋一下：「你觉得勉强，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！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

想嫁给我的人多了，不缺她一个。

3

云初送了我一盏花灯。

她都没给我拒绝的机会就走了，绝对是故意的。

我拿着这盏做工粗糙的灯回到家里，被我娘看见了，她笑着打趣我：「是哪家姑娘送的，你竟然留着了？」

我不知道为什么脸隐隐发热，幸好在夜色下不太明显。

我也没想到云初会送我花灯。

原来她，竟然喜欢我么？

这可如何是好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她竟然有这样的心意。原来她平时和我吵架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

我在榻上辗转反侧了一晚，都没想好明天应该怎么面对她。

拒绝好像不太合适，但接受.....好像也不是不行。

是她先主动的，我这样想。

4

云初是一个骗子。

我看见她和另一个人有说有笑地走来，她亲昵地喊对方「子陵哥哥」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分别。

她看到我时，态度顿时冷淡了一些：「齐湛，你来了啊。」

我张了张嘴，想问什么，最终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。

她甚至不是故意戏弄我，因为她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而我也说不出责怪的话。

她没有那种意思，我应该高兴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高兴不起来。

大概是对别人笑得太开心了吧。

5

或许是我的情绪过于明显了一些，连萱萱见到我时都问我：

「哥哥，你.....是和云初姐姐闹矛盾了吗？」

「和她有什么关系？」

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的语气这么不好。

她犹豫了一会儿，问道：「哥哥，你喜欢云初姐姐吧？」

我喜欢她？怎么可能。

我张口就要否认，她却说：「哥哥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提起她的时候，眼睛里像是有星星。」

「.....」

春风楼真不是个好地方，把这么单纯一个姑娘都教成这样了。

可连萱萱都这么说，难道我真的喜欢她？

她接着说：「我还是和云初姐姐解释一下吧，不然她要误会了。」

提到这个，我冷笑一声：「不用，让她误会着吧。」

她根本就不关心，误会又如何。

6

云齐两家宣布了婚事，我预料到她不愿意，但真正看见她郁郁寡欢的时候，我又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她不愿意嫁给我，难道还想嫁给那个楚子陵？

我鬼使神差般的问出了口，她不做回应，还在我面前装傻充愣，实在气人。

我早该知道是这个结果。

但是，就算她不愿意，她还是得嫁给我。

这一刻我忽然有些庆幸，我爹只有我这么一个适合联姻的儿子。

大婚之夜，她身着凤冠霞帔，静静坐在床上等我，美得像一副画，让人不忍打扰。

我掀开她的盖头时说：「怎么就娶了你？」

我心里想的是，幸好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

来日方长，总有一天她会意识到，我才是最适合她的人.....

番外二

自从我和齐湛终于和好之后，他在某些方面越发不知节制，让我十分怀念从前相敬如宾的日子。

某天夜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在他要亲上来的时候用手抵住了他，认真道：「齐湛，你觉不觉得今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。」

他瞥了一眼窗外，挑眉：「嗯？」

「这么美的月色，是不是更适合谈一谈诗词歌赋和人生理想？」

言下之意，少做点别的事。

「哦.....」他露出了然的神色，唇边勾勒出笑意：「那谈啊，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和你.....」

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他的嘴：「.....能不能说点正经的？」

他无辜地看着我，在我掌心吻了一下，一阵酥麻感传来，我连忙又收回了手。

「怎么不正经了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我看不正经的人是你。」

他还倒打一耙，我气恼地翻了个身背对着他，说：「反正你说不出什么好话。」

「那你想听什么，听我给你说一晚上情话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真要听他说了，那可就不止是说话了。

他闷声笑了起来，从背后环抱住我，呼出的热气落在我颈上：

「好吧，那就睡觉。」

他今天倒是放过我了，我隐隐松了一口气，在他怀里找了个舒适的位置闭上眼准备睡觉，过了一阵子却听他说：「云初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」

我僵硬了一瞬，闭着眼装作没听见。

「我想要个女儿，像你一样漂亮。」

「我知道你没睡，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。」

我猛地睁开眼，转过头瞪着他：「你怎么这样啊？要生你自己生去。」

「难道你不愿意吗？」

他这么问着，却不给我回答的机会，把我按在怀里亲得晕晕乎乎，又问了一遍：「云初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」

我的脑子有些发热，却依旧没有回答。

也不是说不愿意，只是这件事似乎太快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觉得我需要时间缓冲。

但这不是一个能说服他的理由。

他耐心十足地等着我回复，我在他炽热的眼神下慌了神，只好含糊道：「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，现在还不急……」

「我急。」

你急个鬼，急着做造人运动还差不多。

我暗自腹诽，没敢说出口，但齐湛身体力行的告诉我，他确实急。

于是在多方面的努力下，我终于有喜了。

孕育一个生命，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，我的心在这个孩子真正到来后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忐忑不安。

齐湛与我恰好相反，除了一开始的喜悦，剩余的时间比我要紧张多了。好在整个过程还算顺利，肚子里的宝宝很乖，没有让我受太多的苦。

但再顺利，还是免不了生产时的痛苦。我痛到几乎昏厥的时候，真忍不住想问候齐湛，凭什么他想要女儿只用说句话，罪全让我一个人受了。

恍惚间又听到我耳边传来微微发颤的声音：「初初，你想怎么骂我都可以.....以后我们都不生了.....」

生也是你说的，不生也是你说的，真是气人！

我没有如齐湛所愿，而是生了一个男孩。于是等我悠悠醒转时，发现齐湛脸色苍白地坐在床边，表情不是很好。

「你怎么这个表情.....不开心？」

我虚弱地出声问他，他握住我的手说：「不是，我自然是开心的，我只是.....觉得你太辛苦了。」

「哦.....我还以为你还是想要女儿。」

「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舍不得你再这样来一次了。」

我疲惫地合上眼，嘴角却微微扬起。

不过齐湛真的很想要女儿，在我怀孕的时候想了不少女孩子的名字，结果我还是生了个男孩。

他动作僵硬地抱着孩子到我身边，打量这个小家伙的时候忍不住说：「我觉得他怎么有点.....」

在我警告的眼神下，他改变了一下说辞：「.....没什么，长的像你，挺好看的。」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冷哼一声：「刚生下来都是这样的，你还想说什么？」

「没有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」

他认错的态度良好，但襁褓里的小家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发出了一阵嘹亮的啼哭，怎么都哄不好。

最后齐湛头疼地将他交给了乳娘，叹了一口气：「要是个女儿，一定乖多了。」

不等我说话他又俯下身吻了吻我的眉心：「不过既然是咱们的孩子，我都喜欢。」

我转过脸去，假装没听见他最后低低的一句「最喜欢的是你。」

齐湛从前为可能到来的女儿取名时，翻过不少诗经古籍，现在变成了儿子，态度简直天翻地覆。

「名字？我觉得齐慕云，齐恋初都挺好。」

「.....齐湛！」

他笑着抱住我：「我开玩笑的，不过我真觉得还不错。」

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！」

我与齐湛打情骂俏了几句，这让我忽然感觉自己像个恋爱中的小女孩一样。

最终他还是遵循齐家这一代取名的规则，取了一个「昀」字，意为日光，又恰好与「云」同音。

我看着熟睡中的宝宝，心头有一阵暖流涌现。

「齐湛，我是不是还没有对你说过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爱你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唇角微弯，眼睛里绽放出璨然星光：「我也爱你。」

齐昀觉得，自己的亲爹很烦。

每次他想找娘亲撒娇的时候，他爹总是会突然出现：「齐昀，你都多大了，还赖着你娘？」

他爹这分明是嫉妒！嫉妒娘亲更喜欢他一点！

娘亲一般都会替他说话：「齐湛，你和你儿子闹什么？」

「初初，你总是惯着这小子，都不心疼一下我.....」

他爹总喜欢装可怜，真是无耻又虚伪！

好在娘亲不吃他这一套，又气又笑地说：「你的脸皮这么厚，心疼你做什么？」

他爹揉了揉他的脑袋，说：「所以才说我喜欢女儿。」

齐昀一张严肃的小脸因为发型变乱而显得有些好笑，他挣脱那手，跑到了娘亲身后，眨着湿漉漉的眼睛问：「娘，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我？」

他娘瞪了他爹一眼，心疼地将他抱起来说：「别听你爹胡说，爹娘都最喜欢你。」

他待在他娘怀里，对那个沉着脸的男人一笑，有些得意，下一刻却被那个男人抱进了怀里。

「爹也喜欢你，今天就来教你做一做功课如何？」

他有一些不详的预感，挣了挣身子：「不，我要我娘！」

齐湛磨了磨牙，对她说：「我觉得他上辈子一定是我的情敌。」这辈子也是。

她哈哈笑起来：「那你要女儿，是想找你上辈子的情人？」

「我上辈子，这辈子，下辈子的情人都只会是你。」

她红了脸：「说些什么呢，你儿子还在。」

他哼了一声：「就是说给他听的。」

齐昀默默地捂上耳朵。

他终于知道了，他只是一个意外.....

- 完 -

□ 凤梨酥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